

14名艺人相约镇平大王庄——

乡亲们那个乐:这鼓儿哼哼起来太好听

□本报记者 李 萍 通讯员 贾元武 文/图



这鼓儿哼哼起来太好听

3月25日,镇平县安字营镇大王庄村,垂柳摆穗,杨叶泛鲜,绿油油的麦子让整个村庄充满了勃勃生机。

“小战鼓一打战咚咚,老少爷们你们听”……忽然,鼓声咚咚,钢板叮叮,村部传来一阵阵抑扬顿挫的哼唱声。“鼓儿哼开了!”村民们三五结伴聚集而来,不一会儿,整个院内便挤得满满当当。

不同于平时是为乡亲们送艺,这天,来了

14名鼓儿哼艺人,在演出的同时,镇平曲协、镇平县非遗鼓儿哼艺术团等还要对每位艺人的拿手唱段录像。镇平县非遗鼓儿哼艺术团团长杜金生说,镇平非遗鼓儿哼现有近20名艺人,除几名去了外地,其余的都参加了演出录像,年龄最大的72岁,最小的38岁。他们将把制作的光碟送给艺人和鼓儿哼爱好者,同时上传网络,以这种方式留住哼唱里的乡愁。

“大宋一统锦朝臣,宋王天子管万民,自从仁宗登龙位,百姓乐享太平春”……第一个上场录像的是72岁的张玉录,他可是镇平县有名的鼓儿哼大王。7岁开始学艺,15岁出师演出,半个多世纪的哼唱,鼓儿哼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这天来的鼓词艺人大多是他的徒子徒孙。他唱的曲目是《杨八姐游春》,但见他一手犁铧清脆作响,一手木槌击鼓咚咚,

绘声绘色的扮相,彰显功力的唱腔,乡亲们不时拍掌叫好。王有贵、王改常、孙鹏琴……一个个艺人轮番上场,除了传统曲目,还有《夸镇平》《夸镇平》等新编曲目。一段段,一场场,或慷慨激昂,或诙谐风趣,或跌宕起伏,乡亲们高兴得前仰后合,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鼓儿哼,这一扎根民间的艺术,再次在乡野民间展开一幅民俗文化的缤纷画卷……⑦3

央视南召拍《乡土》,4月播出

本报讯(记者王平 通讯员孟祥闻)阳春三月,玉兰花开。日前,央视七套《乡土》栏目组走进南召,拍摄以玉兰文化、非遗及美食为题材,反映南召乡土文化的专题类节目。

3月16日至19日,

摄制组先后走进南召县云阳镇玉兰生态观光园、玉兰国际花木城、西花园村、铁佛寺石头村、杏花山猿人遗址等地,对南召玉兰、传统古村落、猿人遗址等传统文化进行采访。随后,摄制组又来到省级非物质

文化遗产“云彩灯”发源地云阳镇大关村,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“云彩灯”进行了实地拍摄。南召的地锅鸡、黄花苗排骨凉茶等乡村美食也将进央视镜头。专题节目将于4月中下旬央视七套播出,时长30

分钟左右。

《乡土》栏目以文化的视角发掘展现一方水土的民俗、风物和民间文化样式,展示民间艺人的绝活绝技以及他们鲜为人知的艺术人生,呈现一个地区的人文品格。⑦3

“吕西杂技”到咱镇了

本报讯(记者李萍)空中吊环、流星锤、独轮车……3月23日、24日晚,两场精彩的杂技表演分别在卧龙区陆营镇和宛城区瓦店镇举行,吸引了周边各个村庄的乡亲前来观看。

这两场表演,都是南阳腾飞马戏团——

一个以传承和弘扬南阳非遗“吕西杂技”为己任的表演团体为群众义演。该马戏团是卧龙区正式注册的民间文艺表演团体,团长王少飞是卧龙区非遗项目“吕西杂技”的第二代传承人。马戏团虽常年奔波在广东、福建等地表演,但每年

都会回家乡南阳为乡亲们义演几场。王少飞说,在外地演,是对南阳民间传统文化的宣传和展示;家乡义演,一是想丰富家乡人的文化生活,二是想让父老乡亲放心:我们仍在传承和弘扬“吕西杂技”艺术。意境唯美的绸吊飞

人,令人叫绝的气功表演,动人心魄的流星锤,妙趣横生的转盘子……连续两晚,吕西民间杂技的精彩演出和独特魅力让四里八乡的乡亲们乐开了怀,民间文艺,就这样在乡野民间的宣扬中展示着蓬勃的生命力。⑦3

南阳“影音视听”颁奖了

本报讯(记者张燕)3月25日晚,南阳第三届影音视听年颁奖盛典举行,一大波南阳的导演、演员、歌手亮相

红地毯,群星璀璨,星耀夜空。

活动由南阳影视家协会、南阳网联主办,南阳网文创中心与

中国策划研究院南阳中心联办。共征集微电影、宣传片、原创MV等作品110余部,评出了最佳创意奖、最

佳企业形象奖、最佳导演、最佳男女主角、最佳导演、最佳摄像、最具南阳精神奖等30余个奖项。⑦3

中篇小说连载



苏黎红小姐

阿袁 著

关于阳台上的花,他俩是有严格分工的,老朱负责养护,苏黎红负责审美。老朱倒也没觉得不公平,他在家坐不住,如果没有苏黎红,家里的花就白开了,花儿都这么自开自落没人看见,太可惜了!对花而言,几乎是没有什么花道主义。所以,他们一个种,一个赏,各司其职,配合默契,几十年都这样。

但老朱早上不浇花的,他习惯午后浇,睡了午觉起来,再侍弄侍弄花草,然后下楼到小区花坛那儿去下棋和看老妇们跳舞,这是他多年的作息。

孟周一来,老朱的作息就乱了。他的作息乱了不要紧,但花的作息不能乱,乱了的话,花会生病,还会死。所以,苏黎红虽然要他留在家浇花,但他这时候也是“君命有所不受”的。可不浇花干什么呢?他有事可做,老朱永远不会闲着,他坐到我面前来,要和我探讨文学。

老朱最喜欢和我探讨文学问题的,自我考上北大中文系之后,尤其在大学中文系任教之后,他就认为我已经青出于蓝了。所以和我探讨文学的态度,总是十分谦虚,甚至像学生那样称呼我,“朱教授——他平时叫我燕子,但讨论文学的时候,他就叫我朱教授了,打我还是讲师起,他就雨绸缪地叫教授了——朱教授,你认为文学在现在的商业生态下,将如何洁身自爱?”

老朱这么问,我真是受不了,憋不住想笑,好像文学是个黄花大闺女,不能被商业坏了贞节。我不愿意坐在家里和老朱讨论这种问题,我情愿和孟周一起去菜市场,看看茼蒿或南瓜,权当“采菊东篱”了,但苏黎红也不乐意我去,她说,就买个菜,也不是上山打老虎,要那么多人干吗?

不单买菜,苏黎红做其他事,也都喜欢和孟周一起。去湖边散步,去超市买日用品——尤其去超市买日用品。苏黎红喜欢逛沃尔玛,那儿的茶食牛奶好,那儿的鳕鱼和蓝鳍金枪鱼好,而且,那儿的购物推车大,大到什么都能装。购物推车装满了,去收银台。苏黎红坚持要自己付款,可女婿孟周在呢,怎么能让苏黎红付呢,两人推来揉去,最后当然是孟周赢了。

如果我在,他们推揉的时候我就不高兴了。别这样好不好,太难看了!我在孟周的身后嘀咕。孟周听见了,看一眼周围,然后面红耳赤地把钱包收了起来。苏黎红于是自己付了。

后来苏黎红就再也不让我跟着他们了。她对郝伯伯说,朱小燕这个小蹄子,坏着呢。

苏黎红总说我坏,这坏,主要是和郝伯伯的女儿郝敏比较而言的。

下期请看:龙生龙,凤生凤,老鼠的女儿会打洞……⑦3